

## 承載歷史記憶與打造文化經濟： 馬來西亞近打錫礦博物館

黃文斌、周承隆、朱泓諺\*

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學術顧問、副館長、實習生

### 一、引言

本文將介紹一間稱為「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的組織。基本上，它能反映出早期客家先輩移民到馬來（西）亞霹靂州從事錫礦業的歷史，雖然這個行業也涉及其他籍貫群。該錫礦工業博物館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一個稱為「金寶」（Kampar）的縣城。這是一間由廣東省嘉應州（今稱梅州）客家籍錫礦家，也是金寶新街場的實業家——丘思東（1931-）所創辦的錫礦業博物館。金寶是一個曾在 1886 年至 1985 年盛產錫礦的縣城，自 1848 年馬來半島霹靂州拉律（Larut，今稱太平）發現蘊藏豐富錫礦以後，開啟了廣東省華工大量移居至此開採錫礦的大門，並且以客家人為主。

---

\* E-mail : wbin.wo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7 年 5 月 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  
Date of Submission: May 2, 2017  
Accepted Date: May 25, 2017

除了拉律，許多錫礦家也南下到近打河流域（Kinta Valley）一帶尋找新礦地；金寶鎮便是在 1886 年間先輩沿著近打河（Kinta River）來到這原本是荒山野嶺，荒煙蔓草之地探勘錫礦與拓墾而成的城鎮。先輩們冒著生命危險，披荊斬棘，不辭辛勞的在這片土地上採集了一個世紀的錫礦。這個曾蘊藏著大量錫礦寶藏的城鎮，隨著 1985 年全球錫價崩盤後，榮景不復；沒有了錫礦業、沒有了工作機會，人口大量外移找尋新工作機會，原本繁榮的市鎮，像是稻穀受蝗災一般迅速凋萎。直至 2002 年，拉曼大學在金寶縣城設立，才吸引了年輕人口陸續回流，為這座縣城注入了新活力。

拉曼大學設立金寶縣城的新區，這裡的經濟發展是因應學生需求及新移居的教職員而興起的。許多商家陸續在此設立店面，提供學生食衣住行的日常需求，這些攤商的出現，成為新興街場，被稱為「新街場」，意味著它與「舊街場」因錫礦業發展出來的商業與社區類型有點差別。

「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座落在新街場（Bandar Baru），也在拉曼大學的附近。它藉由書堆中的文字、圖檔中的影像，喚醒曾經繁華百年的錫礦業的歷史記憶。創辦人丹斯里（Tan Sri）丘思東先生可謂是「老金寶」，一家三代人皆從事錫礦開採業。自從 1985 年錫礦業因錫價崩盤而造成此行業在馬來西亞一蹶不振後，數以千計的人開始失業及人口外流。由於他是在地人，對地方有深厚的感情，加上他也曾經擔任過該選區的國會議員，他曾努力地引進台灣工業在新街場設廠，後來也在 1998 年引進拉曼學院及 2002 年引入拉曼大學在金寶新區設立。自拉曼大學設立後，致使沒落的金寶鎮再一次地獲得新生命，猶如浴火

重生的火鳳凰。目前丘氏家族已經從採礦業轉型成房屋發展商、辦國際中小學學校及酒店業等。由於丘老先生深感自家三代人皆曾經從事過錫礦業，非常感念這個行業對其人生及家族的重要影響，是故特別在金寶新街場開設了「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除了紀念其家族曾經涉足的行業，也緬懷華族先輩在 19 世紀中葉從嘉應州等地漂洋過海到馬來亞拓荒開土建設城鎮的貢獻。此外，他希望通過近打錫礦博物館的設立來打造旅遊業，帶動金寶的新經濟發展。

## 二、錫礦博物館展示簡介

馬來亞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錫產國，從 1850 年至 2002 年共生產了 5.75 百萬公噸的錫，一直佔據了全球錫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在 1880 年代全球有 50% 的錫礦乃由馬來亞提供。馬來亞錫礦開採業，曾擁有最先進的採礦技術（砂泵及鐵船）、最多的採礦方式（山壁打橫窿、澳式打直窿、明湖、地下、熔岩洞、熔岩壁等）、各種淘洗方法（洗琉琅、割泥溝、單木溝、金山溝等）和最多的礦場數量。

目前這一間博物館裏展示了馬來西亞全國最齊全共數百張有關錫礦業的珍貴照片。最獨特的是四個根據不同年份的礦場模型。此外，還有數百件機械和器具原物，分成室內和室外展示，以靜態擺設和礦場情景複製兩種方式呈現。

錫礦業的輝煌和專業層面都在博物館裏得到充分的展示，導覽員也會在適當的對象和情況下，加插許多精彩的故事，以增加導覽的趣味和知識性。

## （一）博物館週邊的展示

訪客進入博物館園區的大門，會有一位印度籍保安遞上一張免費的門票，它的用意是讓遊客作紀念，也作為來館參訪人次的記錄。這張門票上印著 1907 年金寶開採錫礦的場景，顯得特別有歷史意義。入館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樹立在左邊的大石柱，它原為怡保市「霹靂嘉應會館」舊建築的石柱。從上面的文字，「嘉會合禮；應運生才」可以判讀與嘉應州先輩相關。由於霹靂嘉應會館在 1976 年蓋現代建築，舊建築的石柱以其廢棄在會館，丘思東先生建議會館不如捐獻給錫礦博物館，以紀念開拓錫礦業的嘉應州先輩。至今霹靂州首府怡保市有許多路名乃以嘉應州錫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包括姚德勝（1859-1917）、梁燊南（1881-1940）、鄭安壽（生卒年不詳）、李桂和（1879-1953）等。



圖 1 霹靂嘉應會館建築的舊石柱

資料來源：周承隆拍攝與提供

在石柱的後方，有一座涼亭及池塘的造景，看似供參訪者稍作休息

的公共空間，其實是重現百餘年前的金山溝及琉瑯女淘洗錫米的模型。此外，在其對邊也擺放了許多開採錫礦的機械工具。1878年蒸汽機及離心泵已在馬來半島被應用來開採錫礦。機械的發明與使用意味著錫礦工業進入可以開採更大、更多、更深的面積。博物館主館門口的左側右側，放的是當年使用率極高的水泵及砂泵，它們都是當年的機具，從其體積的巨碩，便可窺知當年礦場其他機具的大小以及礦場面積之規模。

## （二）博物館主館的館藏

走進博物館內，訪客將見到一隻踩在草堆上與兩棵大樹下的大象。這隻大象出現於博物館入門口處，因為所有採礦的故事是從牠開始的。據歷史記載，在1848年，馬來領袖朗查化（Long Jaafar）飼養了一隻稱為「拉律」（Larut）的大象，牠在山林間走失了，幾天後牠被尋回時，發現其身上沾有礦物。經過查找發現拉律走失的沼澤地底下蘊含豐富的錫礦資源，自此開啟了馬來半島輝煌的錫礦工業歷史。因此，該地以大象的名字「拉律」命名（1874年至今稱改稱為「太平」）。

順著參訪路線移動，第一站我們將會看到最早期的採礦方式——「打窿」；一種藉由人力向下開挖的採礦法。這種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朗查化便從檳榔嶼招募20名中國籍礦工前來開採。1850年代，中國境內遭遇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居民生活困苦潦倒，使得中國沿海居民漂洋過海到外地找尋新生計。此時，正值英殖民馬來亞在招募大量的勞工拓墾錫礦業，許多中國居民成為被拐騙的對象或契約勞工（所謂的「賣豬仔」），載送到馬來亞開採錫礦。這段歷史在博物館玻璃櫃中精彩地展示，記錄著當時這些豬仔來馬來亞的情景。



圖 2 錫礦博物館內廳擺放了稱為「拉律」的大象

資料來源：周承隆拍攝與提供

早年這些勞工幾乎都是男性，女性則是到了渡海禁令鬆綁後才開始移入。女性進入礦場的情景也展示於下一個玻璃櫥櫃中，她們自然不必負擔高勞力的工作，其工作是在一旁的溝尾地區從事「洗琉璃」的工作。洗琉璃是一種站在河邊，用木製的鍋，即琉璃（Dulang），將河沙舀起放入琉璃中並搖晃擺動，藉由甩動的離心力將河水及其碎石雜質排出琉璃外，而較重的錫米沙能沉澱於琉璃鍋底。從事此工作的婦人們多以此賺取貼補家計。除了在館內有個玻璃櫥櫃展示之外，在園區入口處，也用了婦女洗琉璃的模型。

基本上，錫礦博物館將馬來西亞的錫礦業歷史分成 1880、1910、1940、1980 年代；博物館設立了四個不時期與不同開採方式的模型來

展示礦場的樣貌。現簡略地介紹這四個不同時期的採礦業模型：

### 1. 十九世紀末（1880-1910）勞力密集式明湖採礦模型

在機械尚未引入霹靂州採礦時，礦場多半仰賴大量的人力進行採錫工作。此時最先進的工具是水斗車，其功能是将礦場裡因雨水等水分而累積的水抽乾，好讓礦工能繼續向下開挖更多的土方。這些土方會被送往礦物處理廠，用人力的方式劈成小細沙，接續這些含有錫礦的「隔沙」（含有錫苗的礦土），就會在送往一個稱為「烏冷」（Ulang，清洗錫苗的場所）的地方，進行二次的過濾。在烏冷過濾的錫會大幅提高純度，從原先的 30% 提升到 70%，這些純度高的錫米，在烏冷被包裝，然後販售出去。而挑剩下的沙石，則倒進「溝尾」地區，琉瑯女就是在溝尾地區淘採錫米的。



圖 3 勞力密集式採礦模型

資料來源：周承隆拍攝與提供

## 2. 二十世紀初（1911-1950）技術躍進明湖採礦模型

這個時期模型，展示了採礦業因機械的發明及使用致使錫礦業蓬勃發展。明顯的，一些機械設備進入礦場後，使得採礦的速動更快，產量也更多，而礦場面積也開發更大了。在模型上，最顯著得是金山溝的出現，金山溝取代了人力隔石，是採礦時期最重要的發明。這個時期，開採的方式略有不同：首先出現了水泵、水筆。水泵就是提供水力給水筆和抽吸與導引水流的機器，利用水筆沖刷隔沙成為沙水，雖然較大的土塊依舊得用人力隔石的方式完成，但這一個動作節省了勞工用鋤頭將土塊剖碎的時間及氣力。接著這些沙水在利用砂泵通過「上含」（水管）抽到上面的金山溝。金山溝如同溜滑梯一樣，一階一階得由高向低，富含錫米的沙水因為較重，會在一級一級的溝內沉澱，其於的沙水，則會延著坡度的下降，流至溝尾地區。

砂泵採礦法是馬來（西）亞華人錫礦家採用最多最好的方法。雖然砂泵及水筆不是華人所發明，但是卻是由在地華人加以使用及改良，可謂是華人先輩的智慧的體現。這個方法彌補了歐資鐵船開採錫礦業的不足，即在一些地底有大石頭的礦場，鐵船將無法運作，華人錫礦家將向歐資礦家承包這些鐵船開採過的礦場，使用砂泵採礦法繼續開採，所獲得的錫產量盡然比原先鐵船開採的還多。可見華人使用的砂泵採礦法是最有效開採錫礦的方法，而且也是最環保的，因為它完全使用天然的水源而無化學成分，至今開採過的錫礦湖還可以養殖食用淡水魚。



圖 4 明湖採礦模型，上端為金山溝模型。

資料來源：周承隆拍攝與提供

### 3. 二十世紀中葉（1950-1980）沙泵採礦輝煌期模型

這時期展示的採礦模型，顯示有更多機械的出現，包括「頭托泵」與「貳托泵」。原有的砂泵抽送的能量有限，因此在中間路段部分多了兩個托泵，好使沙水進入金山溝。原有的金山溝頂，也多了「豬籠」（隔除超過半吋體積雜物之轉動式機械）、「鎚床清溝」、「鎚床泵」。這三者取代了之前仍有保留的人力隔石，而大型無法用水筆沖刷成沙水的土塊，會進到豬籠中，豬籠藉由震動將土塊震碎，掉到鎚床上，鎚床再度用震動的方式取出較重的錫米，其餘的隔沙，就會連同沙水一同進入金山溝，因為面積變大的關係，金山溝末端多了溝尾泵，意味將剩下的泥水排入溝尾地區。

砂泵開採錫礦法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成熟，也為華人錫礦家所普遍使用。然而，有的錫礦家會精益求精，丘思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想出使用「乾做法」採礦法的錫礦家。自他使用這個方法後，也有其他錫礦家開始仿效。

#### 4. 二十世紀末（1981-1990）重機械明湖「乾做法」模型

博物館展示的第四個模型是一種稱為「乾做法」的採礦方法。這個時期的採礦業，柴油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礦場深處設有「吊水泵」，其功能與早期的水斗車一樣，將積累的水份抽除。此時運用挖土機開挖土塊，卡車把這些土塊，載上旁邊的「隔沙區（碼頭）」。在隔沙碼頭裡進行施作，其模式又與前期一樣。用水筆將運送上去的土塊沖成泥水，砂泵將泥水抽到金山溝中。這種使用挖土機及卡車載送土地到隔沙區域處理錫礦含量的方式，可以減少水筆噴射錫山壁造成土崩導致人命意外傷亡的情況。



圖 5 大量使用挖土機及卡車的「乾做」採礦法  
資料來源：周承隆拍攝與提供

在這展示四個不同時期礦場工作型態的玻璃櫃後面，有一道佈滿著大照片的展示牆面，這些大照片展示了真實的礦場樣貌，可讓參觀的遊客更好的認識與了解當時礦場的工作情景。

展場牆面所展示的礦場老照片，基本上是配合上述的四個採礦模型，重點在讓參觀者有深入其「景」的感覺。看完了這些展示採礦及礦場老照片的牆面，其尾端有一個日本殖民馬來亞時期及二戰後英殖民政府對抗馬來亞共產黨（馬共）的老照片特展區。對馬來西亞人而言，日治時期是一段辛苦悲慘的回憶。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許多礦廠在該時期紛紛結束營業。在對抗馬共時期，也看到公共實施及礦場被馬共分子燒毀，而錫礦家紛紛組織自衛團（Home Guard）保護礦場免遭破壞。此外，我們也可以見到類似集中營的新村成立及被管制的面貌。這是當地歷史最大的特色，老圖片所展現的歷史生活面貌栩栩如生，精彩無比，算是遊客最喜歡的角落了。

通往後面展區，右手區是礦工在公司屋用餐的模型；左手邊是展示烏冷區處理錫米包裝的過程。除了錫米外，採錫礦業，也會在隔沙之中獲得其他礦物，如：錳尾、金紅石、獨居石、鎢石、磷鈦鉍、鈦銻銻礦、鑄鐵礦等。後面的展區也有一個角落是將這些不同的礦物放入碗中讓訪客參觀的。另外一頭陳列了地下坑道採礦及鐵船採礦的圖片。

這個空間還有二樓，二樓主要展示與錫礦業相關的檔案文獻庫。背板上寫著各國錫的生產數量、馬來西亞錫的產量、馬來西亞的錫價、稅率、採礦的合約、礦地的申請書等資料。這些歷史檔案資料，可以讓參訪者了解過去錫礦產業實際運作、營收及價值等。這個展區的最後部分是說明在錫礦業結束後，人們如何再重新使用這些廢棄的礦湖及沙地。

沙地不僅可以變成建築屋地，也可以進行農作業，包括種菜種果樹；而礦湖則可以養殖淡水魚。

訪客到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走一回，在這包羅萬象的錫礦博物館中，我們將會上了一堂馬來（西）亞錫礦業史的課，對開採錫礦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 三、博物館的發展概況與未來的展望

#### （一）歷史教育與文化傳承

若沒有錫礦業，就沒有今天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19世紀末，馬來亞的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彭亨的礦場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數目龐大的客家人和廣洲人過番南來或被「賣豬仔」來馬來亞謀生，並形成了以各個地區和方言群為主的社區和組織，進而發展成城鎮，甚至成為大城市如怡保和吉隆坡。

經濟發達也帶動了教育和社會福利與文化的發展，大部分的錫礦家在番邦賺到錢後積極的回饋社會，他們籌建鄉會、學校、醫院、文藝組織、娛樂休閒場所等。這些企業家回饋社會，長袖善舞，成為領導社會的風氣，一直保留至今，形成馬來西亞華人社的獨特風格。

錫礦博物館以館裏的大象「拉律」開始敘述霹靂州內戰和雪蘭莪內戰兩場戰役，帶領參訪者進入歷史的時空去認識礦工、礦家、礦場，瞭解他們的犧牲與貢獻，也讓他們的后人認識祖輩們的這段胼手胝足、白手興家的艱辛又輝煌的歲月，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上昂然立足及光榮自豪。

錫礦博物館每年十月份下旬舉辦「錫礦節」，紀念錫礦業和向老礦工們致敬，我們選擇這個日子，因為 1985 年 10 月 24 日是全球錫價崩潰的日期，也是馬來西亞的錫礦業從輝煌走向沒落的轉捩點。錫礦業帶給華族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富裕，也帶來了各籍貫的文化、信仰、鄉會組織等。他們創辦了華文學校與培育了無數的海外優秀子弟。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新的城鎮與家國，成為了一個新國家的國民。他們的付出與貢獻，記載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後輩應該永遠記得，並塑造成華族拼搏拓荒的奮進精神！

## （二）打造地方特色與開拓人文旅遊路線

經過數年的努力，錫礦博物館已經成為金寶的地標，是來金寶必到的參觀景點。博物館從 2017 年開始將會向馬來西亞全國約 8,000 所學校進行宣傳，配合學校的校外學習計畫，也特別設計了學生的參觀服務配套，其中有免費導覽、歷史講堂、洗琉琅滔滔樂、優惠購書、錫鑲品製作工作坊等。

博物館的功能與運作，不只是管理一個博物館，還立志打造金寶成為一個以「錫」為主題的旅遊景點，吸引更多的人前來金寶參觀，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博物館即將開拓一條「錫路之旅」，向國內外的遊客推薦，以博物館作為出發點，去看「鐵船」、「金山溝」、「採礦熔岩古洞」、「錫米收購店」、「廢礦湖改造工程」和老村落等一日遊行程，深度的去發掘錫礦業留下的足印，創造世界獨一無二的「錫路之旅」。

博物館也聯合地方組織與相關人士，推薦怡保——務邊——金寶

三個地方的人文旅遊路線，出版人文旅遊書籍，設立社交媒體網路宣傳機制，希望能夠帶動更多的人投入人文建設的工作，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也把歷史文化保留下來。

### （三）建立學術資料庫與研究和出版

博物館建立了一個與錫礦有關的資料庫，不斷地收集相關的文獻，並且通過與拉曼大學合作，提供實習生在博物館裏實習，對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和選項研究。在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有大部分資料是英語書寫，中文的研究可謂少之又少，若只有中文閱讀能力的人，肯定沒有辦法去深入瞭解。有鑒於此，博物館計畫進行更多的研究，深度挖掘並保留珍貴的歷史。此外，博物館也計畫出版雙語書籍、小冊子、圖表等，讓歷史更「立體化」和「故事化」。讓人欣慰的是，曾有臺灣、新加坡、中國、美國、澳大利的學者到訪，並給予博物館極高的評價，一致認同博物館讓他們省卻了許多收集資料的時間和經費。馬來西亞國內也不時有中學生和大學生到來採訪和看資料，做課業或論文。此外，也曾有錫礦家的後代，從國外回來與博物館負責人作交流，最令人期待的是上海作協的一位著名編劇家，其父在 1930 年代曾在金寶當過礦工，臨終前囑咐他一定要來看看這個地方，而他計畫以其父在馬來亞的那段艱苦歲月作為藍本寫一部電視劇，並希望博物館能夠協助提供各方面的協助。

### （四）建立合作平臺

2016 年參觀博物館的人數達 2.5 萬人次，比前年多了一倍有餘。今年我們通過種種宣傳管道和計畫，希望能突破 10 萬人次。相信有了人

潮，博物館將會有更好的發展平臺。

博物館今年其中的一個目標就是聯繫與錫相關的企業和組織，推動合作專案，如品牌和產品宣傳、產品銷售、成立工作坊、提供專業知識和贊助等。目前錫礦博物館正在進行聯繫雪蘭莪皇家錫鑛、錫焊支工廠、馬來西亞鎔錫廠、礦物研究所、礦務組織等。博物館希望這些合作專案落實後，參訪者可以看到、接觸到、學到、感受到錫的各個方面，進而提升博物館的功能和參觀樂趣，使博物館成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進而栽培更多的博物館的管理人才和人文工作者。

最後，我們認為近打錫礦業（砂泵）博物館是一間民間私立的博物館，它面對了日常運作與開發資金短缺的問題；加上參觀博物館是免費的，日常營運經費的問題變得更加緊張。一般上馬來西亞的各類博物館都是官辦的，或收門票或免費。至於私立民辦的博物館，若收門票，政府需要抽稅、承辦者必須提出申請等複雜手續，因此經營民間博物館並非易事。近打錫礦業（砂泵）博物館，若非丘思東先生對錫礦業尚有點感情，再加上有一點客家「硬頸」堅持下去的精神，恐怕也不會每個月補貼馬幣三千元不等的水電費。當然，我們希望錫礦博物館的文創產品能日益豐富多元，日後能通過遊客購買產品的營業額及善心人的捐款來達到自供自給。

## 參考文獻

丘思東編著，2015，《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金寶：

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

黃文斌主編，2016，《錫業歷史鑒未來》。金寶：霹靂華人礦務公會、

近打錫礦工業（砂泵）博物館。